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與門人胡元吉

嶺南百姓極喜吾省人士為長吏董撫裂茯在東莞治行至今稱第一楊臨皐遠矣萬里之行始於足下願言勗之莞爾文雅餘風可鳴琴而治

淸聲時聞用慰我心

答黃荆卿

七年之官二十年之別千里之外能憶六十歲老人壽之以詩可謂不忘之至矣來詩云傳聞去國譚猶劇不道爲郎罷即貧似爲悠悠者辭夫悠悠者何足爲解乎太守蘇公課試見弟家准免米止一十二石問曰國租本折相半公歲

穀當不能滿六百石且公爲守幾何年弟對曰四年矣蘇公嘆曰人言何足信弟咲而謝之古稱知己之難世豈有達觀佈匆義人要錢者耶

寄鄒爾瞻

吾兄大雅有中外時貴所必不能請者而歸仁一記乃爲兒開遠應之如響豈真以燕子爲可教耶合發孔孟歸仁之旨真是確論至云惟慈

生忽學道人正多坐此

與傅商盤司成

門下以天下之士爲海内之宗河汾地以作之師槳巖天以考其相冠冕之屬章掖之徒仰其門闕如望雲中之山挹其津涯似味忻然之水何期厤犬得近夔龍其兄巳矣猶羈結草之懷有千凑其常恐析薪之墜背開蘐衆之雲重沾

聖皐之雨撫西河而廻戴泣咏南山而祝萬年

答李洙山

論道教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而更反哭築場終弟子之義好禮不倦瞿相之賓也前無瑕來自言能析門下西河之疑弟心哭無瑕高資又誰當析之者大尊甚細非疾數度不能生非生數度亦不能疾也此中其苦節度誰能證之欲

毅衆何意千秋某在斯門下一過敬亭訂此大
事何如

寄余璐圃

尊公老師巳裒然易名之請蕞爾郡莊何與遲
疾貴治孝廉暨君夢龍成其材不下東海長卿
知門下當爲下榻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慈歌
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閒心及此不盡

答姜仲文

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事相國座右銘非止去國餘忠已也弟自分秩杏爾龍沙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匪虛語也江東雲樹欲寄無由適徐生能數學願一窺天於門下因得附訊焉庚陽必自有語

與朱以功

天下非水則旱而儒之貧者尤苦儒之貞者猶
苦則門下是也北門賢者固不諱窮獨如世道
何

與馮文所大參

戊戌之計明公大爲僕不平言於使者抑其談
而明公乃復不免辛丑之計僕三年杳然嚴整
不當人計中時本寧李公大爲不平言於吏部

堂梲其筆而李公亦復不免夫以明公與李公
名如日月之熒實君鬥鈞之重而講談疑傑尚
為訴餞不置況如不佞名微實輕無足光重於
世者哉吳江非遙而出門之難阻我夢思知明
公近著實香編記吳中耆舊逸事而太倉起潛
師父子幽香良多惟前後裁入書得明公而信
庶可不朽

與錢抑之

會試原傳者日近卑弱亦各自寫其致學士不知所之適乎所謂莫莫者其有異於人乎駕二龍於天達翔獨鶴於人間是所願佇

與姚孝庵

門下暮然藹然有正叔之正而伯子之和自在君弟於蘇長公意韻猶在疑似間也東坡謂洪

川不知何年打破他這敬字蓋東坡高資又急遊於禪遳遳有粕版門祖之戲不知敬體無破可打破之敬非敬也正叔歌後不哭此是可破之敬故蘇子打之如門下之敬似無可破者何如

與陳匡左

夾宿香之秩且中遂留爲清卿乎若出當作人

浙江湖之氣方急惟深心鎮之與兒輩東望輙
思丈與姜山不置近得曹能始示遊西山臣阜
詩如出武陵談谷中事步虛雲際便風微開可
與晤歌幸爲謝言

與丘毛伯

正文體自是正論第我國家全任法不全任人
即文體不正者服官不敢不如法治倘以此三

年一度耳

寄羅桂宇中丞

宣城湯嘉賓弟宗英也在世爲一時文章之師在弟爲千秋道義之友輔生異才自可嚮中換索至以絶不相及之事纍熊芝之爾夫學使者行法一好生何負於世而紛紜若是世多以酒解酲弟意非清泉解之不可兄天下之清泉也南

求之強不如不倚惟留意

答陸學博

文字謏劣後生須昏夜爲之方命柰何

寄膠州趙玄冲

宋陳同甫自云擴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其人雖嶔嶔磊砢歷落如此竟不爲世容惟一辛節制知之不能終也以翁丈緒武經文何

在古英雄下而竟以一尉小縣令長謝里門高歌縱酒忘憂用老悲夫世人目無瞳子至今極矣然聞兄諸郎君並以奇儁發越人之所損天之所益未可量也門人旌德劉大甫窮彌甚氣彌高欲度淮而東終業大兄之門如更不就遂有望三神山褰裳濡足之想弟孫壯之知大度恢然能爲之主雨花臺下一夢至今臨風悵佇

與張文石

弟士學讀文石之文宦學讀文石之疏松心竹
筠可追大雅雲聲堂大作乃屬言既材伏脾則
懲方命爲惻竭蹷以成伏惟裁幸爰立既新來
告斯始文箓禮樂舍門下莫誰再飭以趨九斗
末堪終對也

答呂姜山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渠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摸聲即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弟雖孤住一歲不再謁有司與地同心惟與兒輩時作磻溪之想

與陸景鄴

僕少讀西山正宗因好爲古文詩未知其法弱
冠始讀文選輙以六朝情寄聲色爲好亦無從
受其法也規模步趨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
三十四十矣前此數不第展轉頓挫氣力已減
乃求爲南昌郵得稍讀二氏之書從方外遊因
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降
而精氣滿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

規模步趨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學
道無成而學爲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賦
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且轉而學道猶未
能忘情於所習也思顧彥先托契之隊子美同
遊之思謂四方之大必有曠然此路精其法而
深其機者庶幾及老而得窺其制作發鄙質所
未逮則亦足以滿志而無恨矣旣自俛循孟子

論友鄉國之士裁得以鄉國士相友或未敢與
論天下之士論詩書行事也僕即有所適其鄉
而已耳偶一憤匕欲出於其鄉承下風於四方
之殊才而疏賤已久龐蹶日增行路之難今世
爲甚安得四出而盡見其人其人又安肯坐而
爲某來者日者忽拜良書大雅之辱爛焉千言
大抵引重彌至倖而受之而泚發赤已復驚喜

自疑並天下士亦可以一鄉之士交耶遊未能
出其鄉而天下士乃肯爲我光而至古誠有之
何以得此於今也杞玩數四乃始知陸君葢有
意乎古人非今人之爲文而已者詩不云乎樂
彼有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檀之
可樂得穀其下以叢翠爲穀之願也玉在受攻
得他山而借爲亦玉之所不辭也僕其穀與石

乎藥能於僕而治不能於門下何也善所論爲文之善與病蓋已精其法而深其機者談文字之病非於有餘而於不足地有所不足在其東南天有所不足在其西北天地有然而況人乎病而陰不足於陽病而陽不足於陰亦其勢然也古文賦秦西漢而下率以不足病無有餘者詩唐四傑于茲而外亦無有餘從其不足而足

焉斯已幾矣宗元之論爲文子瞻之擬稼𥡬以
求其足而止至於文之質生而已成猶豹之皮
虹霓之色不借質於夫羊羅曠必矣陸君體能
文之質了然於後人之所不足必𩔖繇於前人
之所有餘其爲矣禮之可樂而攻玉之有成也
已捻倘得時窺制作以發衷㡳之思幸矣他日
更有請也

寄袁小修

邸下靈堂夜話相看七八人而三公並以名世之資不能半百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而爭長生久視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慘惻事而於此際無服之喪無聲之哭時時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當此摧裂何知天很來知兒意氣横絶無損常時而中郎有

予而才稍用爲慰湘沔間正圖一把晤也

寄南弦浦關中

戊戌僕堅求去官而明公垂念不置僕即從闕下西歸未嘗一日之任而竟以辛丑計去明公力援翻爲削迹之本然所留所去之發使乃留人去人者之賢佞也明公曾目僕爲有關係人數何得言去夫世已危懷惟感知無盡

年纔吐此音南北紛如曷盡西方之思

與熊芝岡

讀大疏始知鉅人在邊不在廷也玉光劍氣時有白虹上見於天行召公矣郴州有奇士曰陳元石願一趨風門下與談必有當也天下士須有氣力者承之幸強食自愛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慨於卜式之談縣官方驗能者宜輸力富者宜輸財明公以文武兼資秉鉞乘障為國力臣勇為世捐便宜率妻子耕種牧畜逐商賈什一之利致富廣灌輸助邊今迺以精力罷綏心計迷錯無能有所罄背向麾下少致升粟寸鏹助軍市牛酒萬一而餽以破作厚貽類拓無用之人此其人曾不能與牧豎同短

長而輙敢醜顏弄髮不幾怙愛而頑無節度之甚者乎編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肝鏘激而出必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既返蒙篤誼中心藏之矣

答商景逸

門下爲大道主盟雖下里之駑已及并策而乘

燭之光猶睎日莫儕其德音良深感幸承問一
日千古其事何在無欲主静談學所宗千古乾
坤銷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壽在斯第槩觀斯人
有欲於世者未必能動無欲於世者未必能静
就中消息詎可詳言至於世局紛吹正坐人生
有欲世棄已久世寄爲誰或笑或歌總未敢爲
儕音之報耳

答岳石帆

狂狷辨極中當今假道學之病狂者嘐嘐古人狂者言行不掩假道學亦然至於行似廉潔則僞狷久矣獨狷者踽涼假道學亦踽踽涼涼孟子時尚未進此石帆今語大是中啇伸季辨贊深爲公穀流通熠世爲天眼通然假道學終不絕彼假中亦有光景滋味也

答諸景陽

直心是道場道人成道全是一片心耳爾間江東豪桀天下皆曰有諸先生最勝處不在講學且聞學人多弱諸先生腰腹殊巨健啖爲世寄一喜歸于慕遂不我遘兄必有文以張之

寄黃思白

卓達二老乃至難中解去開之長卿石浦子瑩

轉眼而蠹董先生閱此能不傷心莽莽楚氛難當雲間隻眼披裂唐突亦何與於董先生哉形家饒生上謁十年通此一字生愿而爽叟離家傍亦可用也

答阮堅之

适觀於董門舟中道義法中猛持異日有堅之胸懷不忘歟六歸倫遠風雅流溢已乃有言世

外之心固非世内人盡了得扇頭詩敘亭霙氣

霏靄堂扁率爾成韻以通名字不足爲僕袖也

答鄒公履

任公托末契而爲客子美思述作以同遊哉理

酬情今昔無聯寧當僕不求公履而公履不求

僕耶當時序已隹平心定氣返見天性可爲良

言僕直望公履轉縱轉深才情更獨少年人不

在乎心定氣而在讀書能縱能深乃見天則爾

答凌初成

不佞生非喫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之事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記操作層積有窺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霜光得自轉折始知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轉聲而

巳蔦天短而胡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為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嚬聰伯琦四聲無入通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衰而未融乃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濃

淡大合家門至於才情爛熳匿離嘆時道古可咲可悲定時名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咲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而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與湯霍林

李九我淸方自愛甚而非所言者亦言之當自
少禪理耶王荆國久禪理遭遇信主莫克自終
其用神物固不可爲耶將魯越之雞才與自爾
非薰學所能爲也王弘陽陶石簣能轉世否嚴
整問廓廟事足爲一吷然有微意惟有以教之

答王宇泰

丈腎瞽說受病因緣對治本末甚晳且引不得

爲良相爲良醫語夫族醫者徒工殺人之技無

生人之心以口舌爲鳥喙以白爲爲砒霜而曰

以醫國其可乎弟曾讀東垣書序傳其人孤耿

慈惻隱微必敬蓋有至性躬行者序傳文字亦

情整有法度世儒恒言漢唐宋如元亦何能十

一也仁丈序文字殆類是非性體行誼深斂樸

茂不能爲是言弟數動江東之興頗貸上行二

勝日以班爛供養且資旅乏不宜上岸求人若彼前後者何知而介介耶弟之右武兄之辰玉俱爲故人數十年弟兄情禮知各極悲傷焦先生不婆娑否篇第一致聲

與李麟初

文章論定前賢退辭勿名除大雅留可爲名言媿僕不足以承之也薄饌未能免俗所謂式負

庶幾爾

與門人李孺德

尊公百福方留難老以待吾子一第而吾子更何待乎不患子才少患才而存見多耳令叔楚歸否見木寧公當大有所得幸以起予

與劉晉卿

吾侄孝友足法時恭念之辰遠存貽極感世誼

大作細讀之自是異日利器憶昔尊公在部生
曾携長兒所刻時義請其塗教尊公數日後見
還曰令郎文字大勢不必塗抹掃其銳志但令
看朱註讀時藝自然改觀至今追思尊公愛吾
兒不以姑息今吾侄半千里外以文字求正若
更漫爾圈點甚負尊公於九原矣但願如尊公
教棄去游習取朱註時墨玩之定有入手總之

此道雖小未易言也

又

發故篋索尊 公手教長短近三十餘紙將爲傷心至其中論時事人物毋多至言可定是非之極以發國史所未備不可不傳且經不佞裁定韓次第抄入潮内并尊序于韓見還我兩人光榮如在目前不知後人能做此否

與門人孫子京

江東孫郎次踞石頭城秋風厲時必須一大決令郎當已諸生冠軍父子搴旗畢登快事也望之

答黄右文

弟學殖淺鮮然語人未嘗不盡其誠况於右文公子乎急無以相益甚其有以自養也風雨遠

歸何能無念

與丁長孺

兄更以言歸耶輕埀晚之榮華保方剛之亮節難進易退可謂君子矣頃復有士人來云霍林終是道人求仲亦自奇士審爾則莊生所謂兩行固可存而勿論也

與吳曙谷宗伯

殺卜伊邇亚頼明公休休斷斷鎭重廓清求大
患於大孝苫次固嚴棨之墟也

答王太常中丞

淸風所至吏民灑然俗東兄語弟云兄入幙歲
省冗費幾萬餘公私餽遺亦如之炎海爲廉泉
癉鄉爲氷柱矣

與門人王起莘

以王氏氷蘖之嗣遊沈氏芝蘭之室原委旣闊倡和復新日月就將噐弘以利乎日躋之矣相圖得鄭公之文立禮興詩非止不使一人之感已也

答鄒寶川

弟一生蹤脫然紉得於明德師壯得於可上人時一在念未能守篤以環其中來去幾何尚悠

悠如是時自悲忸屢拜良規媿勉無量僭評長公文字知有當否

與劉冲倩

古稱臭味二字最微而妙其中通極器界之外不依胸腹中時時有玉筍冲倩矣何近遠之間大作謬爲懸定并邉

與晏懷泉給諫

年來討典倚重台垣一路一家建人自有衡量

正直忠厚至性然也長公孟謙文筆大進非止

爲門下發楚之蘭之香且爲不佞借桃李之色矣

吳生樸有俊才禮宜先謁長者惟進而聽命之

南治中袁公滄孺雅有道心不爲睢盱逢迎之

態曲折而至此門下亦時相引重否

與吳本如岳伯

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見思初謂平平爾
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
其民乃以見思則門下之謂矣

答張夢澤

門下毓釆南維宣機北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
馥於清風臨渝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
久茀乎甘棠賓從隣揮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

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夫桯登高而作賦又聞
君子曾過庭而學詩子雲之心尚玄世皆譏其
寂寞萇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分迍阻
人偏殘叢二酉之蠹簡何悟天發吾覆快覩三
辰之龍旗斐然足音燦其物色大臣之度休休
若自其口出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旣愛我甚
敢自偲其雕飾言辭[illegible]苟必無棄于葑菲謹以

玉茗編紫釵記操縵以前餘若牡丹魂南柯夢繕寫而上問黃粱其未熟寫盧生於正眠蓋雖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擁冰以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未展登龍一念乃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絃誦於諸衿奉揚仁風輙謳歌於片楮名香把荀令之氣廉金頒陶徑之資感公度之隆施懇寸私其匪報

與車嘉典

吾丈沖明在躬高華映世發江楚之英靈爲衛廬之秀色憶南都陪遊醉德依仁昵言如昨茲復借重中吳地大人殷撫以上善綏用中典其在於茲漢故事以郡國治行第一召爲列卿豈非故人榮望耶吉父遊附致候私薇垣在望無任岐佇、

又

平湖馮映台師老而予少沈几軒師去而予孤上煩宮墻之引下乞門戶之庇此不佞所百叩而漸也敝門生許應培以詩禮之門端而有致英顯科以簪纓之緒秀以能文統而垂慈將加藻拂極知人微地遠正以盛德通懷三千里而呼取一應耳若乃公子龍鳳之標必取風雲之

交則如錢士升之淸孫弘祖之俊朱茂正之雅
皆扶風絳帳之英也嘉興雖多士知者數人耶作
中淯以待伯樂之相爾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乃知爲公孫貴門無所苦而自以
意性好爲蒼淵簡遠不入世之交所謂怪怪奇
奇祗以自娛者耶已而知君名爲公孫子高華

中實有所苦故激而爲文章憔悴而莪伊雖然
然年少亦何至是也昨讀後實晉齋記寥戾綿
延出入語度之外至云春秋三十有一周旋百
濡出羿蓁交入偏室適公孫何其多恨也晉王
述三十年不爲其從于所知山簡三十年不爲
巨源所知以君之才氣凝郁如是交遊內外皆
遂無是知子者耶淡以明之寬以居之何知公

孫之不復爲公也

答朱公子茂正

不佞南都奉陪尊公淸英大雅日夜無倦後稍疎闊氷玉之姿時映人心眼年來自傷常闕於交遊吊恤之事而公子裁書遠報不以不躬爲罪推引禮至琳瑯滿目森然有聲轉悲爲慶慶我虞莽兒之有達人也文字亦有無可奈何者

時也年餘寸陰終宜努力

上馬暎台先生

庚午之秋所錄者弟子某一人而已而弟子復以性氣乖時遊宦不遂無以報稱南都一別廻居益移平昌驪問公子而貴里人云俱在旅府寸恍未將弟子何爲知師盛德壽藥福履彌泰而師母夫人北堂春示侍公子翩聯登秀弟子

之願殊慰因便薄致芹私函丈之前趁風何日

弟子無任想戀徊徨之至

答于中父

偃感仁兄垂言眷眷弟堂上人已踰八望九老萊子何嘗去斑斕何人號那著公服也披敢號者能斬鵰鶚耶世局何常根性已定惟門下謹身以待

與彭輿祖

吳人過山中無可爲報以見意處所至必無人道之患獨陰陽之患無可如何幸甚自愛

答黃金宇文學

大江以西乃有黃先生載籍極博發天苞地絡之文才思赫壓倒珠海瑤山之鎮奏牘可以三千而無緣索長安之米對策幾乎六十而不獲

奉賢良之韶人無足與之語天有所不可謀良
惜其才深悲其遇不佞蚤策步於先醒晚垂精
於後夜踰六望七秀筆與以頹唐越陌度阡竊
知遊之趣淵忽承駢語囂溢新知何今茲而始
來及能入之羅慕恐愛之而莫助感捐佩以何
言開新棄小儒之文業已領大乘之教割塵情
於綺語發妙想於靈心然則此中所爲麗藻雲

霞正彼岸所爲空花陽燄敢因愧謝莧此愿言
所謂伊人安得褰裳以從逝肯適我猶堪秉燭
而遊

答朱廣原

癸未仕人最早零落子弟象賢者亦不數家而
門下以天援之姿拊天爵之緒爲年籍光重可
以激厲頑鈍喜倍恒情顧念門下鼎盛華貴不

依沉錮衰委未敢遽以世好通也而良書巳莛

然嚴整矣隹扇以揚清風奇香以襲餘馥明簽

以膽未照美人之貽感誦無極至若璀璨之言

精博綺麗不佞甚愧無能仰酬率意鳴謝惟大

雅炤原

答徐元升

尊公勲震疆陲行乎朝中□□□下復冲然大雅

趨庭之儀尺寸不失令人意往何屬綢繆耆壽良夜更聆翰音孝友之性溫恭之懷悠然同表弟徐生來直生寒暾而故山已定新丘難尋朽骨之期當以異日

答陸景鄴

不佞得以子墨之役仰贊幽光榮垂無已何當門下遠尋鄭重仍并蕪蹇所敢承也知此時入

都榮選門下之才自爲世需第世實需才亦實
惜才應時虛中以鎭之人愛不如自愛也

與張凝一

藍范事起王弘陽先生正在括蒼言及門下良
工心苦爲世道受此凌遽時亦未計後來至此
極也雖然門下危而若民安社而視之自有在
也即君雙秀明月珊瑚光價南海易所云嚮淅

足傾否造物泒詭前後寧可知耶遠聽纖締服
之無數門下去便再與時友慼山攝歸淨理則
萬物可齊也

答王慕蓼憲伯

每從還素兄論貴稽英舊則必先我門下體粹
行備仁洽義豐里居極孝友雍肅之誠宅官高
委蛇正直之節聽言明德展側時勤借袞西來

未能利見而猥承翰音過爲采信夫以寸善靡備而盱衡首被一介柔上而褒挹前施此自休容之本懷而寔衰稿之殊遇也東向嗚謝耿耿君書

與門人劉琪叔

與琪叔語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別論已心志之不能愛人不能成身禮所謂克身之

仁也小詩爲別願言珎重

與門人周仁夫

仁夫毎爲我言固始魏孝燕今果大發矣仁夫可爲知人夫能知人者其人亦可知也仁夫無悲不遇矣

答徐然明

不佞爲文亦既衰矣欲求今少壯能古文詞者

將以自貧不可卒得則取四方諸生文字讀之
體不必偶而風神氣色音旨古今大小一也然
明文字靚秀鮮婉復流羨委長少壯固如是也
不佞得受其光好稗益良多來教云年尊未瑧
風期已托然則予之資生而生之資予也又巳
久矣小序媿不文亦諒其既衰耳

與門人葉時陽

生去平昌十餘年初無所覬覎于又鮮一遠者乃為生繪像立祠此是貴鄉篤誼如生淸德何以示之然生在平昌四年未嘗拘一婦人非有學舍城垣公費未嘗取一贓金此又司貲之父老子弟而無擇言者也庚桑之社或以是耳昨賜積學苦志宜便發去今子文理近蓋覺否旦久為平昌祝者貴槐丹桂間多得一二人正不

總皆臨川桃李也

與門人蔣君可

君可是文携利器遲速不必論也平昌記我我以何記乎吾也昔人云天下太平必須不要錢不惜死生哉不媿此文官耶

寄鄉姪守

與兄三世之好在外經年何能不思一一要記孫

覺恍惚惟此恍惚令人悵然無此一路則秦皇漢武爲駐足之地矣兄以蘇吏停客來便作饒客也

與趙南渚計部

初試政時極承知遇倉卒南去自知才非世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號詛國平雍千里之外宛如聚米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

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豈有離棄之誠徒
滯延嗣之迹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每咏
斯言恨身已錮不能出一言為明公發其悃愊
朋明公已得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住難言
未終之國甚於燕黎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而
何以爲名公獨然也捐積以來長安問絶而獨
不能忘情於明公以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

一二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讀之明公無愧邑也惟優游龍蠖以爲世儀周老燕室翁無恙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弟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

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鄉舉後乃
工韻語三變而力窮詩賦外無追琢功不足行
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
陽而下至瑯瑯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爾
鄭何人能爲其贋不贋不足行二也又其贋者
各佐黨縣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求文字者
道便其支專闡閩禮得以施工取入且多藏旹

纂割叠帙亦借以傳弟既名位淪落復任臨樊
僻絶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墓銘埼
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冊碑記餘皆小文
因自頹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
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窮世
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
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娛不足行

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遝遝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韻語自謂積精焦志行未可知韻語行無容聚不行則散命也故所有小文概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嗟夫夢澤僕非衰病尚思立言茲已矣徵君知而好我誰令言之誰

爲聽之極卿知愛無能爲報喟然長嘆而已

與門人陳伯崖

長公愛我我愛長公莫往莫來勞懷于矜之嘆十月盡哉過貴門一晤也歸來作令人怡然賴然卷卷未能萬一

與馬公子長卿

弟爾拜吾師於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

之微聞羅初誹世路稍通酬知米老已而世棄無能復奉書音讀世先行實泫然淚下長嘯而與當吾世爲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於駑鈍之誚乎繼從諸大筆後爲神道碑亦不知弟子能傳其師否也然因師以傳弟子之幸弟未欲終當一掃墓下明其寸心耳

與王止敬侍御

門下以淸裁雅抱擢居耳目之司出道良辛弟
巖壑巳久無緣作長安書私懷慰焉君子群而
不黨抑而強與辛盍自韜以須大用

復廿羲麓

弟之愛宜伶學二夢道學也性無善無惡情有
之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戲有極善極惡總於伶
無與伶因錢學夢耳弟以爲似道憐之以付仁

見慧心者

答陳古池

大道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體物不可遺講者不知是講體是講物講物則不盡講體則不能躬所以遲領教於門下耳張侯自是久而相知公事滄臺可無避也

與朱以功

單門無右亦爲莊士無卹公爲長者何處愛我
華耶時時念中惟有朱先生三兒每見朱先生
一變卽著裏一度也

答錢簡齋

姑蘇大雅士舊獨莫爽泉今獨錢簡樓氣岸横
絕曹伍有當乎心遊道非去軟難惜亮難也得
壁遊諸語靠壹歷落茲與爹屋兄相對斷橋江

脈龍如是足下早歲見常得處龍相形色否

答伍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作城攻下謂景純誤人不佼姿
意水土比來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爲近水
西北地厚至三丈不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
經四獸耳捉龍知脈時時常披覽亦不得不爾
常見縉紳家親力水蔡將權利轉上歸而後覺

之殆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名爲
其音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士容速朽焉未
頗多師也

謝鄭輅思孫伯爲作相國生祠畫像記

不佞少學爲文薄成影響之用長習爲吏空以
术無爲體意小鮮而覺攖侯單是而不復此亦
無所短長之數國宜關攸進退之利已而吏民

矜其悾悾之忠人士采其揭揭之義固存御一
之思用着在三之原去再考而猶抽托千祀以
爾懟若不獲鉅公之筆則洛陽石闕無緣甄其
治行浚儀畫像誰與施其神明久之射堂爲通
矢之墉灑埽鋒嚆出之社矣竟邀天幸獲承公
度引璺祖而傳義授漁社以徼福敝帚無留何
宥勿剪勿拜樂香奠遵安得采蘋采蘩乃歷進

人君子之言貫之高陵深谷之地乍披文而便覽已玉振而金聲乃至鏑傷見捐而推以機杼刀尺之妙琴隱委絕而譜以高山流泉之響臨啟而啄唱嘆有餘讀至行可覺天地鬼神不覺溺從何以得此譽以文能安民人社稷徒令汗浹無所承之

答繆仲淳

兄手書良厚弟有二親俱七十餘無出理留一
官止是纔人物耳知遊中似兄無一俗滯態者
更能幾人江東道風何如幸時以聞

復牛晉宇中丞

保障重臣具文武才望而徒拾無影細事致使
請告難留既褻民宗仍傷朝體識者謂何如弟
才質疏闊然留之乙未考計者府公也銅以戊

戌之討者溫公也夫以貴鄉二老趨舍不同則南北之情益無足異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世謫悠悠臨風歎息